春秋戰國異辭

二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惠王

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

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魏惠王元年魏君為為一本作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史魏世家

紀年　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史魏世家）

紀年　二年我師伐趙圍蜀陽　魏大夫王錯出奔

韓

三年齊敗我觀（史魏世家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

紀年　四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

五年與韓會宅陽　城武堵　為秦所敗（秦年表云敗韓魏洛陽）

（史魏世家）

六年伐取宋儀臺史魏世家

紀年 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 王癸逄忌之藪以賜民

紀年 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

九年伐敗韓於澮 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史魏世家

十年伐取趙皮牢 彗星見史魏世家

紀年　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十一年城殷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十四年與趙會鄗

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以上史魏世家

紀年魯哀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

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衍犀首名犀首官名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捘其國忌也出走言畏忌然出奔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績不可隳也比衍又高一層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以戴晉人見魏君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

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有聲若劒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為聖安得有聲乎哉

莊子則陽

梁王賛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柰何

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名使於齊
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
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
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
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名柳下惠
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
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
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

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說苑奉使

衛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桓公叔痤為中庶子鞅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名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

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史商君傳較國策更詳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韓哀侯滅鄭昭侯哀侯之孫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鄭邑封鄭之後鄭邑不敢當也鄭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國拘

於銅鞮大國弗憐也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曽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而使獘邑存亡繼絶獘邑不敢當也魏王懋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呂覽審應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畆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呑舟之魚不游枝流

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列子楊朱　又說苑政理）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韓子說林下）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

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

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列子說符）

孟孫陽問楊子（名朱）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

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禽子問楊朱曰（禽子名骨釐墨子弟子也）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試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説他事列子楊朱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魏人司馬錯也鬼谷高弟魏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談兵分本末別賓主崇儉右文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

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乎然不能取者城髙池深兵器脩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絶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故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敗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

官人事而已尉繚子天官

韓非子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名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對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敝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按此鄭亦謂韓也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　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史魏世家

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圍趙邯鄲史魏世家

紀年 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

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史魏世家

韓非子 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按國策臼作九彭喜作房喜鄭君作韓王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 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　趙成侯卒

二十八年齊威王卒　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使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　以上魏世家

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

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冀功者衆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與國策畧同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史魏世家　呂覽自知篇云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都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史魏世家

紀年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史注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今本在六年紀年稱惠成王改元稱一年史記以為襄王之元年二說不同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　史魏世家

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獘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

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史魏世家

淳于髡齊人也地志山東登州府黃縣人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者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孟軻傳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以為辯約車達也

千乘將之楚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

從之意又失横之事呂覽離謂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韓子內儲

韓子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汚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

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淮南子　齊人淳于髠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横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墮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子居艘檝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說苑雜言）

惠子為魏惠王為國法已成以示諸人（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為魏王相）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翟黄之後翦亦作煎）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或作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言惠子之

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　淮南子道應　又呂覽淫辭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心愈甚也　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鄄邑名自拘於鄄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惠王易衣變冠

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呂覽不屈惠王戰敗讓國史不具載此等可補闕疑

符子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類莊子西江之說

韓非子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漢書　名家有惠子一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

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說苑善說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𢯱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

耶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魚非異類人皆不知故為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

莊子逸篇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淮南子　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廉係履（正廉結帶也係履履敝而係之以繩也）而過魏王（惠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

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莊子山木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

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

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

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

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韓子說林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

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

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諱惡也）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眾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四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緩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

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歛讀曰脅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呂覽不屈按白圭已見文侯時豈惠王時尚在耶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

食 市丘魏邑名向汁曰洎汁多無味故淡不可食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

之蟎焉美無所可用 蟎讀齵齒之齵禺好貌 惠子之言有似於此

似禺好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禺旁適為

之甑則莫宜此禺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

加其甑耶 呂覽應言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

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韓子內儲下

唐尚敵年為史 史國史也 其故人謂唐尚願之 唐尚明習天文審答徵之

應故為願之也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危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與唐尚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魏君死吾舉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呂覽士容

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史魏世家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
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
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
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
告惠公（惠公魏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曰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

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呂覽開春

按與戰國策畧同

襄王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史魏世家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

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引漳水溉鄴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河内以富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

古斥鹵兮斥一作舄生稻粱呂覽樂成或以史起為魏文侯時人

魏襄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鍕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之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

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新序卷六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 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 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 魏王襄王 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曰說

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
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
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
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至疑之人故亡其半）
刼主者固亡其半者也（惠子又韓子內儲工與國策少別）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楚攻魏卯東說而齊
楚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
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葵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以薄賞報大功猶貫者贏利倍勝而履草蹻也

韓子外儲左

淮南子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與秦會應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魏伐楚敗之

陘山

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　秦降我蒲陽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　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在梁與彭城之間

紀年　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魏襄十二年秦武王之四年

十三年張儀相魏　魏有女子化為丈夫　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十三年張儀相魏也以上史魏世家

地志河南魏襄王冢在衛輝府城西南漢初有人盜發得竹簡世號汲冢周書

哀王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史魏世家

陳軫使於秦楚使之也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田需國策作李從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無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

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史陳軫傳按與國策文少異）

史（犀首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

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妻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走

二年齊敗我觀津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與秦會臨晉以上史魏世家

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擇妃而美王將自納焉魏大夫如耳母曲沃婦也勅其子如耳諫王未遇間會使於齊婦因款王門而上書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

人脆於志淫於心不可以邪閑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閑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㜪亡也以妲巳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

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弃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横秦而魏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强秦不敢加兵焉

列女傳

列女傳　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

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媼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令魏不能强王又無義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媼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媼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周之康王夫人晏出

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終哀王之世未見強鄰之不敢加兵也

七年攻齊　與齊伐燕史魏世家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醳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

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説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史魏世家紀年魏襄王八年翟章伐衛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年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

共攻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張儀卒在哀王十年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史犀首傳與國策小異

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史魏世家

史記魏世家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哀王九年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
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
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
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
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
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
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
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
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
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自相
十年張儀死
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
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

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反一作阪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

紀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使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襄王即哀王

十八年與秦伐楚

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即田文敗秦事

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 哀王卒子昭王立以上史魏世家

昭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

二年與秦戰不利

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

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芒卯以詐重 以上史魏世家

魏令孟卯割絳𡺲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卯 臧亦魏臣 願大王之更以他

人詒之也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藏為司徒無用公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藏無用卯也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illegible]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卯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二疑也）輕臣也令臣責（受秦之責）卯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

起賈呂覽應言淮南子氾論云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注孟卯齊人為魏臣戰國策曰芒卯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史記白起傳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事在秦昭王十八年起傳攻韓魏伊闕明年云云紀年疎畧

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以上史魏世家

秦王立帝秦稱帝在魏昭王八年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許綰秦臣也誕詐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

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内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輙輟行呂覽應言

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于乎也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

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耶昭王無以應（呂覽審應）

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史魏世家）

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史魏世家）

魏昭王（昭王十年田文奔魏魏以為相）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卧曰寡人不能讀此法也（韓子外儲左）

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

入臨菑　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　兵到大梁去

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以上史記魏世家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世本安釐王名圉以上史記魏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四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安釐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

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愽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九年秦拔我懷

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

十一年秦拔我郪丘以上史魏世家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

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君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孔叢子中

周趮謂宮他曰（周趮魏人）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韓子說林下與國策稍別）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

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若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荅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强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齊楚聞之引兵而去

卷三　與史記國策
畧同唐且作唐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

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年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

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甚簡而不可勝辨影髮之理尤精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列子仲尼

莊子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

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

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廵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漢書道家公子牟四篇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釐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自疑上之疎已也）嬖臣以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孔叢子中）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討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

結舌叔雖有餘猶戚不逮也孔叢子中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討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総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隐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孔叢子中

趙使人謂魏王安釐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國策無上

屋騎危事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柰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史魏世家詳戰國策又説苑善説

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順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為相安釐王十八年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

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孔叢子中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

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

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孔叢子中　史記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慎當作順）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梗梗亮直（梗一作綆）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孔叢子中）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孔叢子中

魏安釐王問天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孔叢子中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

其義一也若中山之榖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孔叢子中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
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岳在朝鯀任
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
所能行而乃欲强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
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
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

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孔叢子中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吾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孔叢子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

寡人欲割地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
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
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
說之士挾强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曾不
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
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
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
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

還諸侯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令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

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孔叢子中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

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

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令子所欲託者誰

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

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

凡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

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

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
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
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
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
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
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

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隅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辟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孔叢子中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

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孫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鬭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

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孔叢子中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銅赤劒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

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絶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孔叢子中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獘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獘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隣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

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孔叢子中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孔叢子中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遊欲加刑焉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乘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異苑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暮而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

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挾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烈士傳

魏安釐王三十四年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

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

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

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武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

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

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殭秦

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

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

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

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

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史魏世家

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

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 史魏世家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

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

初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

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賔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賔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

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

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覇之伐也公子從其許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

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

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

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

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史信陵君傳 漢書兵形勢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

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史信陵君

傳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

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信陵君傳

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

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史魏世家

秦名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眥裂血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烈士傳

秦王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

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景湣王元年事史信陵君傳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史魏世家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隣國君弔君主之令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孔叢子中）

景湣王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史魏世家）

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史魏世家）

三年秦拔我汲（史魏世家）

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史魏世家）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令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强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

景閔王爲太子時嘗質于秦

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畢體不足苦身行見患除

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按此策甚踈必非子順語孔叢子中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

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
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
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
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
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
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
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孔叢子中通鑑載於安釐王時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

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孔叢子中

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史魏世家

王假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史魏世家太史公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秦滅魏盡殺魏諸公子獨一公子弗得下令得遺公子者賜千鎰匿者族遺公子之乳母獨與公子逃魏之舊臣見而問曰公子安在汝言之於秦可以千金自利不言昆弟且無類矣乳母曰吾縱知之亦不忍言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也豈可利不義之賞畏死行逆節而令

公子檎耶遂抱公子逃澤中故臣以告秦秦軍知而追之爭以亂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矢著身數十尚不忍舍遂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葬以卿禮祠以太牢列女傳

韓詩卷九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

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畏上畏死也吾聞忠不畏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以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享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周　玢